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六冊目次

呂晚村先生古文二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九年小濂溪山房刻本

一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不分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呂氏家塾刻本

九五

呂晚邨先生家訓真蹟五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刻本

一三七

戰守全書十八卷

〔明〕范景文撰
明崇禎刻本

一九五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一）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五九三

呂晚村先生古文二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九年小濂溪

山房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古文
呂晚村先生

小濂溪山房藏版

序

宋五子後以儒者之言發揮聖賢經訓俾斯文丕變彝倫不至於終斁者功莫盛於東海晚邨先生而先生之言見於評隲時文中

序一

者其高第弟子陳鏞大始既爲編輯講義一書而楚邵車遇上氏又爲增刪校訂題以呂子評語度今海內有志之士欲由先生之言以窺聖學之闡奧者已

莫不家傳而戶誦之矣惟

是先生講學暇日與其知

舊門人往還答問與夫各

因一事論著之文莫不有

妙道精義存乎其間惜當

時未有成書而窮鄉晚出

序二

雖欲購求片言隻字以充

布帛菽粟之需終苦於無

從物色已也余不敏自少

有志先生之學卽以不獲

盡讀先生著述爲恨庫寅

冬客金陵因與二三同志

講明先生所刊布諸宋儒
書遂相約悉心訪求先生
遺文以酬夙志以示來學
然自始及今十有餘年僅
得書叙襍著誌銘凡若干
篇而出於吾友江君欽益

序三

之收羅者頗十居四五蓋
先生固不屑以文章名後
世而其精神光怪足以配
光岳而昭人紀者亦若顯
晦有時不輕予人以易觀
也余亟欲推所好公諸同

志特繕寫以付剞劂俾凡
私淑於先生者姑從事於
是編以稍慰其廣已造大
之思異時或得見先生全
集益以開拓其胸襟而知
聖賢經訓之旨有不待他

序四

求而得者卽以是爲嚆矢
可也
日古桐鄉後學孫學顏謹
書

呂晚村先生古文目錄

卷上

與張考夫書

與張考夫書

復高彙旗書

與施愚山書

與施愚山書

答張菊人書

答吳晴巖書

答吳雨若書

晚村先生古文目錄
一
答柯寓匏曹舜士書

寄柯寓匏書

與柯寓匏書

與吳容大書

與高旦中書

答戴楓仲書

復董雨舟書

寄董方白書

與董方白書

與沈起廷書

與沈起廷書

復黃九烟書

與吳玉章書

復苗生劉生

答潘用微書

與黃太冲書

復高君鴻書

與陳執齋書

答陸水修書

復裁之兄書

晚村先生古文目錄
二
與錢湘靈書

答葉靜遠書

答葉靜遠書

答葉靜遠書

與陳受成書

與何商隱書

與徐方虎書

與徐方虎書

與徐方虎書

復王山史書

與朱望子書

與魏方公書

答武人

答許力臣書

與黃俞邵書

與周龍客書

復周雪客書

與門人

卷下

西法曆志序

見林氏古文目錄

周易口義後序

古處齋集序

宋詩鈔序

文雅社約序

尋陽樓詩稿序

櫟園焚餘序

東皐遺選序

東皐遺選舊序

選大題序

五科程墨覽略序

秋崖族兄六十序

題錢湘靈和陶詩

書黃葵陽稿目後

續選凡例二則

賑飢議

元祐三黨論

丘震生筆說

賣藝文

反賣藝文

客坐私告

見林氏古文目錄

壬子除夕論

戊午一日示諸子

硯銘 十九首

自題僧裝像贊

祭錢子與文

祭董兩舟文

哭自牧吳契兄親家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賈公墓誌銘

從子進忠墓誌銘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從孫珩墓誌銘

唯林先生文集

目錄

五

與張考大書

向知老兄於錢氏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願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累杖履耳凡某之區區固不僅爲見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幃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又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理義者耶某竊不揣陋昧先生古文 卷上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其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瓦聲葉響上應黃鐘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寔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途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

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愜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恣然度賢者於去就之義審之必精不敢強也亦惟縈已以待將來而已至謂近思錄小學兒童展讀刻期可了此莫於古人師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謂程子善言詩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儀禮經傳通解十四冊已收領訖所言若中善本可得借鈔不并望留神餘不一

遵信朱子是先生一生學業根本而當時輩行中惟地村先生古文 卷上

楊園足以語此故言之極其詳明剴切江欽洛朱子的是頭等聖人非智足以知聖人者終信不及學者須從小學近思錄下手做工夫實見得從上聖賢相傳心法然後知此文無一阿好語而於朱子之書自不敢妄生疑鑿于其間矣

與張考夫書

抗歸得手教淡喜道體安和復晤寅旭謂尊駕不日過
齋因爲修整破榻灑掃以待者浹旬矣而竟不見杖屨
之及度今已及刈穫之期或更須遲日敢先致區區來
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款誠有如台慮之所及者
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見先生實學
爲已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更深切矣獨所
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館不則宰牯稿稿
園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某所傍皇回惑而不
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後其所至此者必安
聖井先生二日天卷上
尊榮子弟孝悌忠信蓋其語默風流皆足以康頑正
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鈴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
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事爲歉然則又安揣以爲與德
川別事做不得惟有緝書有補之義相當故同商隱兄
舉此奉商亦惟先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
生辱教何必著書不著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繹意者
先生向時以爲有可就之義者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
意年來舉動乖張志氣墮落有悅從而無繹敗深知其
不可與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去
人失言斯其所謂非義者而加以是亦教誨之苦心乎

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
也某本薄劣識趣疎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數
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漸滅庶可不棄絕之耳
韓持國之治室修窓陳同甫之粗粲歲禮雖老而不學
議論狂顛而不終擯于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
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開紀載失寔不可信
于後世經變亂刪修盡非事寔愚則以爲此自古史乘
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
恒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況此但錄其一言一行
即朱子前集亦首列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爲太祖
聖井先生二日天卷上
之義理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
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
事則因事而論人闕之載之皆當嚴核于此似可以環
論卽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平生行修言道
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錄
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非朱子意
也然卽淵源錄論之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談之
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信伯之學
術不正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后來狼
狽宜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

論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文清一人總其言醇正而行

亦有疎畧者將母本朝無足存者乎至于節義循良文

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鄙見此書之體

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之旨文獻

無微亦止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畧以俟後之學

者而已如旁搜廣覽務求備盡雖史局纂修微羅宇內

恐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

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所依傍哉事關學術

人心同志商確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張見

此至于徇外爲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

得以煒書而廢烹飪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憐

光無幾富玩心於先代遺經此則義更有大于斯者

則先生卽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

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園之鄉乎鄙私頑慙惟先生其終

教之

謹厚之士自守有餘然見道或有未徹臨事必多滯

礙觀先生與考夫書便知因時制宜非印板聖賢所

能

復高彥旂書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

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

歷朝諸君子知正其非然卒不能窮其底裏泰廟清之

功中賴忠憲先生以正心大節閑之於前今又得先生

淵源維閩承之於後自來學者再世相傳克昌厥緒未

有若斯之盛者也施虹玉兄來具述德門孝友躬行家

庭授受之樂且諗新安諸友講習紫陽得先生之鼓舞

劇礪日益光大反經距邪行兆已見實天下後世之福

聖道之興其在茲乎不禁魂夢之飛越也某荒陬僻壤

少失怙恃顛危廢學頽墮無成徒以口耳之末聞

於汙俗致驚人宗適屈處在詞下先村僻又須以大

教之指歸勉其不力至於誘掖獎借有非疎之所敢

者再拜受讀喜懼交集伏歎先生嘉惠扶進之心何如

是其遠且至也敬謝敬謝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

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惟其故

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而近世

闡提陸說者其權許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

之辭開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

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

夷考其生平志肆陰誦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者

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清

辱身枉已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爲非此義不

明使

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

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儔伍知其未曾開口時此理已

失贏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姚江之

罪烈於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

爲法今日開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

其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貴章先儒謂必取名明而後

存養密今世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

界限指之知而後講致知主敬王夫之說

無術窮陸派之孤禪益緣德祐以後天地之變亘古所

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

手入德耳幸臆妄議自知羣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察

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幸甚家刻朱子遺書北種望其

論孟精義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以助艱味能覽

尚遲異日虹玉兄歸途取道錢塘矣其篤志好學敏

而端靜自中恭親又足窺先生取友與人之無不善

以做門人董生便道謹令肅謁率泐附候陰令凝寒初

陽潛復伏惟爲道愛護以副遠望不宜某再拜

與施愚山書

溯行走別寓齋不值卽以尊稿致許兄次日早發遂不

能再詣至今惘然倥偬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

堂廡已信其遠則纓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

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却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

明志其進取者大矣近世作者得到先生境界不知復

有幾人而尊意如此此非流俗所知也而且咨嗟沈

以直諒下責于村野何敢當何敢當然不敢不仰承

旨以求正於君子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爲聲調格

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以此數者論先生

所謂子女亞帛羽毛齒革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而

以益之無已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

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

量工拙未必盡讓于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

得此義也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

步然所爲進步者亦不過於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間

落變化而已其著作能方郝陵陽虞道園矣講學能

吳幼清許平仲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

得無尚有欲然于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

無有耳豈數子之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哉亦或失其

義也。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之崖。其視郝虞吳許輩。直不屑點我足汗耳。不然則所爲方駕數子者。無論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過之總。只在彼園中終無出理。此如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漂泊狂濤時。實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某福心。迂俗轉喉觸譚。非先生其何敢發此狂言耶。比歸里門。睹聞間無非詫異。向所謂由都會以及郡縣者。益駭駭見逼矣。目下決計活埋於南陽村舍。有句云。同流合汙。非所能絕。逃世從茲始。將以巨石支扉。不復與城關周旋矣。先生有先生古義。上倚不鄙其迂隘。而有取乎論詩之義。則他日扁舟問我於岸蘆叢竹間。挑燈燒菜藉草談經。亦自有一番景致也。丹陽道中大韻得一首錄正外。所委已修改如法并摹印二百冊。附於公馳上雲泥睽隔。臨書依戀。詩與春秋不同。而其義無不同也。然非學足以知聖人作經之心。終不解義之所以同者。謂何况欲守其義以善其身乎。請以此作題目入思議。而毋妄疑其說可也。

與施愚山書

去歲得九日手書。兼荷綠雪青螺之惠。秀色清芬。充溢村屋。恍如對敬亭。見君子也。爰公歸時。欲數行候謝。而臨行相左。深以爲憾。頃接教言。重辱垂注。西望天末。但有神往耳。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跼伏荒陬。日趨余固偶于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少爲有當于歌詠。顧先生亦有取焉。又竊懷然也。在謂痛癢。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東所和乎。雖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是非非。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于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躬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著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明辨是非爲學。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

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鶻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幸甚此欲蒐尋三百年八股文字成知言集一書凡經生社稿無不入選貴郡爲聲氣淵源遺文必多望爲某一訪購羅致感何如之爰公爲寫知言集未得卽來計秋深過候先生稿樣望先時料理成帙渠到便于卒業也尊文須讀猶恨其少小題湖筆草率件絨痔瘻作惡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候不恭

論道非論人一語破的雖曲愛陽明者亦不必爲之
曉松先生古義錄上
調停矣 江飲谷

邪說亂正似是而非儒者衛道不過辨取真是真非令彼不得肆害于人心耳豈真與之爭勝負哉俗儒不識聖賢苦心必欲打滅是非二字務爲調停之說此生民之禍所以靡有底止而憂心世道之君子益不能已于辨也

答張菊人書

於時文中見所著瑰奇官渺知非經生家後於孟舉處得所貽詩清挺傲俗又知非時下偽盛唐詩人今來舊京見諸作則洵元和長慶之遺也有作如此其不傾注者情乎顧以踪跡睽異不自唐突乃忽枉詞屈慮先我之致於已者甚高而假於某者何寬也某荒村腐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踣失學今年四十又五矣鬚齒敗墮志業不加進本末無足觀挑燈顧影輒自慙慙以何足哉自來喜讀宋人書紀羅縉賁積南卷藝果爾志吳孟舉互相敝拾目前畧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陽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卽有好事者亦陳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漸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語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漸滅自我矣因與孟舉叔姪購求選刊以發其端以被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蓋宋人之學自有數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慙愚批點人遂以某爲宋腐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近者更欲編次宋以後文字爲一書此又進乎詩矣室中所藏多

未盡孟浪泛游寔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邵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較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黃矣前孟舉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微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外此倘有所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某曠昔無境外之交性又慇頑不善懷刺埽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初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邵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忘其粗疎也而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並無志也志之不立則岐路多也而岐路莫甚於禪禪何始乎始於晉今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佳而傲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猶多浸淫游戲于其中其於治亂之原殆有所未審耳或者豪杰之士不得志於時則借以抒其無聊者有之其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戒之

也何用無聊而遠遁於異物耶某又嘗謂三代以下學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令人靡所不爲其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爲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詩文雖小道其原流亦出於是執事高明老宿其不以某言爲誕諄乎所示時藝得莊子史記之神而文序一首則孫可之筆也只此已足俯眎一切矣詩文作家執事固清辭之而不得者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有進於是橫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而厲頭肩此大擔耶某年長於某其聞識多於某顧不揣刺刺云爾亦以同病旋渦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力善拙者耳偶昨奉讀教不及瞻清以草稿附呈亦以見求正之懇也末綴相見徒切依仰言無倫大恃鑒不宜某再拜

士不立志不知所以爲學未有不溺於功利洞章疏於陽儒陰釋而終於蕩滅先王之禮教者篇中痛懲稽阮王蘇諸人之弊皆爲天下後世立防範也惜當時無足語此義者徒費費先生一片救拔苦心耳